

La guerra de  
LAS BRUJAS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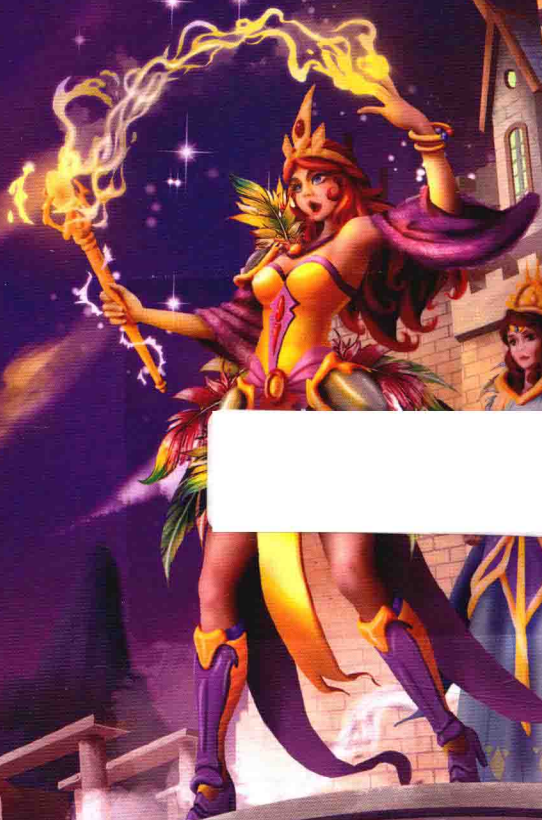
德国国际青少年图书馆白乌鸦奖书系

# 女巫之战

## 欧迪的诅咒

[西]玛伊特·卡兰萨/著

谭雪辰 康成宇/译



山东城市出版传媒集团·济南出版社

# 女巫之战

## 欧迪的诅咒

[西]玛伊特·卡兰萨/著  
谭雪辰 康成宇/译



山东城市出版传媒集团·济南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女巫之战. 欧迪的诅咒/(西)玛伊特·卡兰萨著;  
谭雪辰,康成宇译. —济南:济南出版社,2018.4  
ISBN 978-7-5488-3135-8

I. ①女… II. ①玛… ②谭… ③康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西班牙—现代 IV. ①I55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066792 号

---

|      |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|
| 出版人  | 崔刚              |
| 丛书策划 | 郭锐 郑敏           |
| 责任编辑 | 陈玉凤 丁洪玉 郑敏      |
| 装帧设计 | 焦萍萍             |
| 封面绘画 | 潘美珠             |
| 出版发行 | 济南出版社           |
| 地址   | 山东省济南市二环南路1号    |
| 邮编   | 250002          |
| 电话   | (0531)86131730  |
| 网址   | www.jnpub.com   |
| 经销   | 各地新华书店          |
| 印刷   | 山东省东营市新华印刷厂     |
| 版次   | 2018年4月第1版      |
| 印次   | 2018年4月第1次印刷    |
| 成品尺寸 | 145mm×210mm 32开 |
| 印张   | 13.5            |
| 字数   | 400千            |
| 印数   | 1-7000册         |
| 定价   | 58.00元          |

---

山东省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图字15-2018-10号

Title of the original edition: La maldición de Odi

©Maite Carranza (text)

Originally published in Spain by grupo edebé, 2008

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EDEBE - EDICIONES DON BOSCO through Rightol Media in Chengdu.

法律维权 0531-82600329

(济南版图书,如有印装错误,可随时调换)

# 目 录

## 第一部分 情感

- 一 重逢 / 2
- 二 盟友 / 25
- 三 背叛 / 40
- 四 分歧 / 51
- 五 爱恋 / 75
- 六 羞愧 / 84
- 七 失望 / 90
- 八 惊喜 / 102

## 第二部分 错误

- 九 不要跟着那个金发男人 / 116
- 十 不要给他喝爱情药水 / 123
- 十一 不要使用遗忘之水 / 148
- 十二 不要触碰绿色石头 / 169
- 十三 不要听从荒漠传来的呼声 / 176
- 十四 不要喝下酒杯里的液体 / 184
- 十五 不要看湖里面呈现出来的幻景 / 208
- 十六 不要在死亡面前退缩 / 220
- 十七 不要因为受到排斥而怨恨 / 230
- 十八 不要使用还阳术 / 252

十九 不要相信女法师 / 262

### 第三部分 决战

二十 埃特纳火山的警告 / 268

二十一 在火山口的迷雾之中 / 282

二十二 由牛头怪引发的变革 / 303

二十三 欧姆之路 / 314

二十四 朋友们的计谋 / 341

二十五 亡灵的审判 / 359

二十六 伊斯塔西瓦特尔山麓 / 369

二十七 血之契约 / 382

二十八 预言中的天命使者 / 394

二十九 女巫之战 / 406

三十 享受生活 / 419

## 第一部分 情感

那凹凸浮现的金色箴言啊，  
献予那还未曾出世的双手，  
欧之母使其悲伤地流亡在人世间。

始其所愿，  
终其决定。  
你将隐藏在大地的深处，  
直到天际闪耀，星云开启天路。  
只有那时，大地将从她的脏腑之中将你吐出，  
你会恭顺地来到她白色的掌心，  
将它染红。

不可分割的血与火，  
汇集在万物之母的权杖内。  
血与火献给权杖的所有者，血与火献给权杖的继承人。

欧的权杖统治欧的子孙后代。

——特雷博拉的预言



## 一 重逢

一个金发、高个子、蓝眼睛、大手掌的男人，紧紧地拥抱了她，那力度差点儿使她断气憋死。

阿奈德不知道，她喘不过气来到底是因为缺少空气还是这突如其来的感情。

十五年以来，她做梦都想得到这份拥抱。

这个男人是她的父亲。他名叫贡纳，这是她第一次见到他。

当贡纳的双臂环绕着她时，阿奈德感到了一丝丝的幸福，她想要像她的猫咪阿波罗一样发出呼噜噜的响声。她半眯着双眼，蜷缩着顶靠在他的胸膛上，一动不动，品味着这片刻的时光，聆听他心脏的跳动。那声响如此隐蔽，就如同他身上散发出的硝石味道和他的冰岛口音。滴克，塔克，滴克，塔克。声响唤醒了一个有着绿色苹果外形的巨大闹钟，她想：有这么一个真实存在的父亲，是一种让人平静的感觉，如同一起床时，在床边找到了鞋子，或者在雨天撑着一把雨伞。

对于把她的父亲比作雨伞，她感到很羞愧，但是她没有时间去校正并且将它想象得更加诗意化，就如同东风或是春日下的一缕阳光，因为塞勒涅的声音划破了重逢的喜悦。

“阿奈德！”她喊道。

声音混杂着一丝斥责的意味，塞勒涅指责她正在做的一些错事。当她还是个孩子的时候，用手抓起炸土豆或是出门忘记关门，那时母亲指责她的声调和现在是一模一样的。阿奈德假装没有听到，但是贡纳抬起了目光，悄然将环绕着她的双臂撤了回来。

“塞勒涅。”他激动地喊道。

这骤然而来的背弃感使阿奈德意识到，她刚刚收到的这个拥抱所具有的宽度、深度和强度。她好想再来一次。

然而，塞勒涅却不想再体会它。

“闭嘴。”她转而攻击贡纳。

她用匕首指着，拒绝他进一步的靠近。

“你好，塞勒涅。”贡纳小声地说道，他的嗓音如此温润，如同他的眼睛和手。

这是另一种拥抱的方式。但是对于塞勒涅这个防卫者来说，他的举动并没有打动她。

“你想干什么？”

他们看起来不像一对相处融洽的夫妻，甚至都不像夫妻。然而，尽管如此，他们还是组成了家庭。阿奈德觉得，世事如此复杂，真的是一种遗憾。她不禁回想起来，她的母亲是如何对她的父亲一见钟情的。已经过去十五年了。

“我以为你们都死了……”

“那你已经看到了，并不是这样的。现在你可以走了。”塞勒涅的嗓音、态度以及动作，都充满了攻击性。

“很长一段时间，我都以为你们被那只熊给吞了。”贡纳坦白道。

塞勒涅断然反驳道：“那个唯一想要吞了你女儿的人是你自己。”

对阿奈德来说，那仿佛是一记响亮的耳光。她曾试图为父亲开脱，说他不能够因为妈妈而受到影响。

“妈妈！够了，别说了！”阿奈德打断了她。

“很多事情你都不知道，塞勒涅。你不明白这段时间我的感受，那些日，那些月，那些年，以及我是如何一边回想着和你还有阿奈德在一起的时光一边度过的。”

阿奈德感觉一股暖流沿着她的喉咙而下，在她的胃里扩散开来。

“因此你杀了那只熊？为了替我们报仇？”她冲动地问道。

贡纳转向她。他看起来很真诚。

“对不起。我也是之后恰巧知道，多亏了那只熊，你们才得救的。其实带着它的皮并没有让我的良心感觉好过些，不知道这么说会不会让你觉得好受一点儿。”

塞勒涅勉强挤出一个用来维护自尊心的笑容，或者说，阿奈德是这样认为的。

“你的良心？你别逗我了。你是在跟我说你有良心，你在这段时间感到内疚？这可真是件新鲜事。我还以为你们欧迪斯缺乏良心这种东西呢。”

阿奈德觉得很不舒服。塞勒涅在过分地强调“欧迪斯”这个词的发音。她有意地重复着这个词，并且清晰地拼读出“斯”这个字，使它听起来格外刺耳。这是一种划清界限的方式，然后撇清关系。在她摩尼教徒的信条中，她是一个血统纯正的欧玛尔，然而贡纳却是一个非纯正血统的欧迪斯。因此，他们不存在对话的可能性。贡纳此刻看起来很受伤。

那么关于她自己呢，阿奈德，他的女儿，她不也是一个欧迪斯

的孩子吗？或者说她两者都不沾边？

阿奈德并没有准备放她的父亲逃走，也没有允许她的母亲在第一次出现转机的时候，就此将他赶出她的生活。

“你要留下来吃晚饭吗？”

寂静是能够被刀子划开的。

“你是在邀请我吗？”贡纳小心翼翼地问道。

阿奈德走到塞勒涅的面前，好让她闭上嘴巴。

“当然是了，你是我的客人。请你留下来吃晚饭吧。”

这次，贡纳没有丝毫的犹豫不决：“谢谢，我很荣幸。”

“你要留下来过夜吗？”

塞勒涅的脸色变得苍白。欧玛尔氏族待客之法是神圣不可侵犯的，以至于连她也没有权力拒绝给予来访者一张桌子或是一张床。

贡纳注意到了阿奈德的困境，他避免侵犯塞勒涅：“我可以睡在我的车里，或者开到几公里外的贝妮卡尔洛。”

塞勒涅很生气：“你不应该说这个！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阿奈德不知道我们在哪里。”

“你搞错了。”她的女儿纠正了她。

阿奈德一清二楚。

他们正待在一个很小的房车里，房车停靠在一片人迹罕至的空地中间，距离公路几千米远。水渠蜿蜒的柔和平原感觉是向西伸展的，种植在北面园子的扁桃，某只飞行的银鸥，远处海浪的响声，还有橙子树开花的浓烈、香甜，都使她准确无误地推测到，他们处在西班牙的东部沿海地区。

塞勒涅本想阻止女儿推测，她们从乌尔特村，比利牛斯山的轴心，出发到此所遵循的线路。她们从巴拉特的手中逃出来，就是那

个腓尼基欧迪斯女巫，现在没人知道她们的落脚点。

但是阿奈德不能够回避她与生俱来的方向感。德梅特尔，她的外婆，早已知晓了她的这项能力。她从小时候起，并不需要特意就可以感知太阳的高度，它在天上运行的轨迹或者是光线的强度。同样，她也通晓夜里的星象，她曾在比利牛斯山上盯着寒冷夜空学习过。仅仅一瞥，透过房车模糊不清的玻璃，她便知道已是半夜，她们正在朝南行驶，向东几公里便是地中海。

当阿奈德还在思索这个的时候，她注意到塞勒涅已经迅速地从抽屉里取出了一个东西，然后面带轻蔑地笑着拿给了贡纳。

“给你，你拿着。我们不收你的礼物。”

阿奈德强压下了一声尖叫，从塞勒涅手里抢过了盒子。

“是我的，他是送给我的。”

是贡纳在阿奈德十五岁生日的时候，送给她的红宝石耳环。

塞勒涅面对着她的女儿：“你还给他。”

阿奈德本想继续保持中立，但是她做不到了。如果她把耳环还给了贡纳，就很明确地表示站在塞勒涅这一边。如果她拒绝将耳环还给贡纳，则表示她倒向贡纳。

“妈妈，你别逼我。”

但是，塞勒涅明显不同意：“我现在命令你把它们还回去。我已经还给他了！”

阿奈德为了使自己更有勇气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确实是这样的，但是塞勒涅的态度让她倒向了贡纳：“是你拒绝了它们，我没。我要把它们留下。”

不知道哪来的勇气，她赌气想试试她的左耳垂。她用食指和拇指夹起一只耳环，用尖锐的一端刺穿原来耳洞处已经长好的细腻皮肤，因为好久没有戴耳环，她的耳洞都长死了。随着肌肤被撕开，

她感觉到一股尖锐的疼痛，但是她没有让一丁点儿的声响从口中逃出，她支撑着和塞勒涅对视的目光，如同在进行一场决斗。

一滴温热的液体溅落到她的衬衫上，是血。红色的血如同用金子穿成串的红宝石在她的肩膀上叮当作响。塞勒涅有些不敢相信，在一边用她的手指擦拭着被血浸染的痕迹，另一边贡纳小心翼翼地拿起另一只耳环熟练地挂在女儿的右耳上。一定是魔法或是技巧，这次阿奈德几乎没有感觉到皮肤被撕裂开的疼痛。

贡纳把着她的肩膀，认真地看着她，如同在观赏一件艺术作品。最终，他开怀地笑了，一个像他的怀抱似的温暖舒适的笑容。

“你真美。”

塞勒涅忍不了了。她甩掉了贡纳放在阿奈德颈间的手，激动地抓着阿奈德质问，和她以往的作风毫无二致：“你知道这对耳环是从哪儿来的吗？”

阿奈德没有任何迟疑地答道：“是冰雪女王首饰盒里的。是你自己跟我说的。”

塞勒涅失去了耐心：“北半球最强大的欧迪斯女巫。”

阿奈德扭开了头，那个动作使得红宝石耀眼的光芒照进了塞勒涅的眼底。

“我的奶奶。”她沉稳地答道。

塞勒涅生气地摔门而去，离开了房车。

“你等等！”贡纳徒劳地喊道，“独自出去很危险！”

与此同时，贡纳做出要去追塞勒涅的动作，但是阿奈德抓住了他的胳膊，使他留了下来。

“你让她去吧。她不会理你的。”

确实如此。塞勒涅是属于那种固执的人。虽然是这样，但主要的原因还是阿奈德想要单独和贡纳相处，并且品味这来之不易的胜

利，这是她在与她母亲的斗争中取得的第一次进展性的胜利。

“你喜欢煎蛋吗？”

“我超喜欢。”贡纳微笑着说。

“那是我唯一会的。”她一边坦白道，一边在想是可以跟父亲坦白这种事情的，而且永远不会留下坏印象。

然而结果是，家里只有一个鸡蛋了，而且在进平底锅之前，在这位没有经验的厨子手里碎掉了。因此，阿奈德只剩下想要热情款待父亲的愿望了：小小的冰箱展现出了那使人悲痛的画面，就如同亚利桑那的沙漠。

凭借仅有的一点点想象力，最终他们用仅剩的食材拌了一盘番茄金枪鱼沙拉，炸了几个冷冻的鸡肉可乐饼，削了一个苹果并切成了小块，为了使它看起来很艺术，之后又用蜂蜜进行了装饰。

当阿奈德在小小的桌子上摆放杯子的时候，被塞勒涅遗忘在椅子上的手机开始剧烈地振动起来。手机收到一条短信，阿奈德没有丝毫迟疑地打开了它。她以为是埃莱娜发来的某个通知。也许是因为她急需得知洛克的下落，而且也缺乏跟外界沟通的渠道。事实上，此刻好奇心已经战胜了理智，她看了短信，惊讶得任由手中的玻璃杯掉到地上，摔个粉碎。

“你怎么了？”贡纳立刻问她。他赶到她身边，想要确认碎片没有割到她。

她几乎不能说话，只是口齿不清地说着只言片语：“是巴拉特。是她，她在追赶我。”

她把手机拿给了她的父亲，他皱着眉头看完了信息。

阿奈德，我现在在找你，我千里迢迢来见你，我爱慕你，我只想把你留在身边，很近的地方。打给我，请跟我说话吧。

达希尔

贡纳看起来和阿奈德一样不是很镇定。他翻了翻收件箱，将它拿给阿奈德看。

“这不是第一次了。看起来，她已经用信息轰炸过你了。”

阿奈德仍旧是晕头转向的：“妈妈什么也没跟我说。”

“为了不吓到你。”贡纳为塞勒涅辩解道。

“你为什么替她说话？我有权利知道谁在追我。”

贡纳用一个干脆的点击删掉了短信，将手机放回到桌上，它几分钟前所在的位置。

“我们来做一件事。让我们忘掉外面可能发生的一切，你的妈妈、你，还有我，让我们一起来度过令人愉快的晚餐时间，好吗？”

阿奈德同意了。她喜欢有这样的一个父亲，能够给她带来平静和安全感，使她的生活变得有些秩序。塞勒涅是一个过于混乱的人。

“来吧，你跟你妈妈说一下，晚饭已经准备好了……如果巴拉特还没有把她吃了的话。”

阿奈德看着她粗糙的艺术烹饪作品，感到有些难过。这个苹果，之前还是白色的，很好看，现在被氧化了，变得暗沉甚至有些泛黑，就如同塞勒涅的心情。而塞勒涅恰巧出现在那一时刻，恰恰是这顿晚餐激化了隐藏起来的矛盾。

阿奈德人生中和家人的第一顿晚餐是在压抑中度过的。

塞勒涅原本准备搞砸晚餐，虽然贡纳试图解决了一些小问题，但是塞勒涅一门心思地想要找碴儿。

“你没有给沙拉加佐料。”

“没有醋了。”

“这样才好吃。”

“一份没有醋的沙拉就好像一份没有西红柿的冷汤。”

“妈妈，拜托，是你忘记买醋的。”

“我没有邀请任何人来分享这份寡味的沙拉。”

“不管怎样我都喜欢，毕竟是阿奈德准备的。”

“你注意到没，阿奈德？首先，他试图获取你的信任。然后他就可以随心所欲，想怎么对你就怎么对你。”

“他只是说了他喜欢我的沙拉。”

“他还跟我说过他喜欢我的眼睛呢。”

“这不一样。”

“他是一名欧迪斯巫师，是冰雪女王的儿子。”

“他是我的父亲。”

“那只是一个意外。”

“那不是真的。你爱上了他，我是你们的女儿。”

“你可能是任何人的女儿。”

“胡说八道！”

“我都跟你讲了他对我们的所作所为，你还想知道点儿什么？”

“他的想法。”

“什么想法？”

“关于你们的故事。”

“得了吧，这就不用了。他八成会骗你的。”

“为什么呢？”

“因为他就是这种人。你还不明白吗？他不仅骗了梅莉特谢尔，他也骗了我，他还会骗你的。”

“那你是想保护我，对吗？”

“正是如此。”

贡纳在场的情况下，母女二人高傲地无视他的存在，进行了一段如此高语速的对话，他对此感到吃惊并且有些茫然。最后，他轻咳了两声：“我能说话吗？”

“不行。”塞勒涅突然高声喊道。

“可以。”阿奈德反对地说道。

“我想解释一下我的情况。”贡纳坚持着他的礼数。

“你想解释什么？那些鬼话吗？”塞勒涅指责道。

贡纳摒弃了他同情的姿态，变得严肃起来。阿奈德忽然意识到，在那张和蔼宽厚的面容之下，藏着一种火石般的坚毅。

贡纳决然地盯着塞勒涅的双眼：“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，我都要说了。”

母女俩都感受到了一种无形的意志压迫感，塞勒涅保持缄默。阿奈德被贡纳靠近的双眼所产生的一种静默力量所迷住，不用想也知道她遗传了它们，她盯着某个东西一直看，一开始她还真没注意到：她的父亲有皱纹。在他古铜色的面庞上，棱角分明的颧骨下方，鼻翼两端的凹痕被非常好地镌刻出来，突出强调了日耳曼民族的轮廓痕迹，使整个面容显得硬朗。他看起来要比记忆中母亲跟她描述过的更加老练。他褶皱的眉目，眼角末端细腻的鱼尾纹，尤其是花白的头发透露出一股和蔼般的庄重。现在，他距离她如此近，她注意到贡纳的太阳穴呈现出难以察觉的白色。

不，那不可能。贡纳，据她母亲所说，看起来最多不过二十五岁。他是年轻的国王奥拉夫日，土地的征服者和美丽的斯堪的纳维亚维京人的领袖。他是年轻的水手英格尔，常常和他那个爱打架的朋友克里斯蒂安·莫斯混在一起，用牙齿直接打开酒瓶，把姑娘们迷得神魂颠倒。然而，与之相对应的是，坐在她们身旁的这个男人，不顾他的健壮、他的力量和他良好的身材，看起来接近四十岁。

“你的不老青春呢？你不是永生的吗？”阿奈德问道，对那个属性的质疑让她合不上嘴。

贡纳目光一直盯着塞勒涅，答道：“之前我选择了可以像凡人一

样的生老病死。”

塞勒涅咬着嘴唇。她当时立刻注意到了贡纳的改变，但是在这方面她一个字也没有提。

“这只是表面现象，阿奈德，你别理他。他是一个欧迪斯巫师，他想让我们相信他。”

阿奈德没有听她的：“你什么时候决定变成这样的？”

“十五年前吧。”他庄重地回答道。

“那你什么时候认为我们已经死了？”

贡纳的眼神变得模糊，目光好像倒退回了从前：“在你出生之前。塞勒涅，你还记得吗？”

塞勒涅慢慢地抬起了头，就如同她在听写贡纳所说的话，但是继续保持她的冷漠。

“我什么也不记得。”

“可惜了，但我却记得。当我认识你的时候，你是一位美丽的欧玛尔女巫，你现在还是如此：绿色的眼睛，大长腿，自然散乱的长发，以及你那极具风格的古怪穿搭。但是，引起我注意的却是你叛逆的性格。你很情绪化，能够领导一场革命，将自己卷入星际的战斗当中，抑或是用很诚挚且响亮的声音向永恒的爱情宣誓，把很理智的人拖下水。我一点儿也不感到奇怪，为何和你同龄的年轻人不敢跟你搭讪。你就是个炸弹。就算你不相信，但我确实像个傻瓜一样爱上了你。”

塞勒涅看起来无动于衷，面对这样的一次爱情告白，阿奈德不明白这个人是如何装出一副毫不关心的样子的。贡纳美丽的话语打动了阿奈德。如果洛克对她说出一句贡纳刚刚对她母亲说的话，她会当场晕过去的。然而，塞勒涅却叫喊道：“你骗我！你没跟我说过你是一名欧迪斯巫师，也没跟我说过你母亲就是冰雪女王。”